

■ 安庆地理

安庆西门外的大王庙老街

刘东

铺、尧年乡大王庙在石碑。可见,清代安庆地区金龙四大王信仰是比较普遍的。

因水运而兴的大王庙街

上文已述,金龙四大王信仰与水运有关,而安庆城西大王庙街正是因水运而兴的。民国四年《怀宁县志》对大王庙的记载与道光《怀宁县志》记载大体相同,但有补充内容:“大王庙在正观门外新河湾……咸丰三年毁,同治八年长江水师重建。”

首先,此处记载明确了西门外大王庙的具体位置在“新河湾”。又据民国四年《怀宁县志》记载:“石门湖之委,纱帽山外阮家冲郭家圩及和尚山以东郭家圩诸水皆注焉,由四顾墩之南,纱帽洲之北曰新河,东下大新桥入于江。新河为康熙时所浚,以导皖水入江。乾隆时疏复故道,遂于新河上口筑坝,以遏皖水。而新河独为石门湖之尾闾矣。咸丰时省垣陷,舟师驻黄石矶者,由海口入,掘坝以入石门,与陆师合围,相犄角焉。”这样我们便知道,城西大王庙所在的新河湾-新河是康熙时开挖的一条疏导皖水(皖河)入江的河道,故叫“新河”,位置是在“四顾墩之南,纱帽洲之北”,东边到大新桥后入江。

这条河道在大王庙街的南边,现在还能看到一些河道的踪影,而当年这可是皖河流域各县水路运输到安庆的重要水道,来往的商船、人流、物流必经于此,因此可以说大王庙街正是清代康熙时期“新河”疏浚之后,因水运渐渐兴起的商业街。

《怀宁县志》中也提到“乾隆时疏复故道,遂于新河上口筑坝”,说明乾隆时期,新河河道得到进一步维护,而前文所说新河湾大王庙正是在乾隆年间安徽巡抚託庸所建,建大王庙的目的应当正是祈福新河上水运商船的平安。

大王庙与长江水师营垒

结合道光、民国四年两部《怀宁县志》可知:城西大王庙始建于乾隆年间,咸丰三年(1853)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同治八年(1869)由长江水师重建。而城西大王庙曾出土过一块刻有“安庆水师营前四”的石碑(参见闵传超《谈安庆内军械所的几个问题》),看来大王庙确实与长江水师有着密切关系,可能是长江水师的军事驻地之一。

“长江水师”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同治五年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沿江流域建立的军事

机构,共设水师二十多个营。《皖政辑要》一书中录有《长江水师湖口镇标安庆营官弁营汛表》记载:副将1名,驻扎安庆府西门外……另有一把总驻扎新盐河。

1989年3月,在大王庙旧址(长江小学施工时)处发现一座营垒,并出土各式铁炮17尊:其中大型洋铁炮8尊,长1.3-1.4米,重约240公斤,其上有“皇冠”标记或英文缩写字母;喷筒炮8尊,长1米左右,重约25公斤;另有“清同治二年六月吉日造”火炮1尊(参见胡寄樵《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火炮的发现及调查》)。以前认为这批火炮可能是太平军撤离时遗留下来的,但从一门炮上“同治二年”(1863年)纪年铭文看,此已在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失利后的第三年,不太可能是太平军在安庆时的武器装备,而更可能是长江水师某部驻防时的装备。

大王庙街上的古迹与民居

在1935年的《安庆城市全图》中可以看到,大王庙街及附近街巷的一些老地名,如大节祠、女儿桥、雷公巷、月字街、大新桥、小新桥、广济桥等,这些地名有些被保留下来,有些则已少被提及。比如现在的大王庙街东端街北的原大王庙小学,是大节祠旧址,是为纪念元末安庆守将韩建而建的,余阙曾为韩建作《大节堂记》,因此取名大节祠,咸丰三年毁于太平军战火,同治十二年官民重建,民国以后改建为小学,名大节祠小学,再后来改为大王庙小学,现在小学也已废弃。

雷公巷是大王庙街西段向北的一条小巷子,如今巷内还有一口古井,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月字街,名字很有趣,是因为其街道走向弯曲,如一轮新月,故名。女儿桥、大新桥、小新桥、广济桥都因桥而得名,说明当年大王庙街一带河道众多,这里因水运而兴,同样也是受水患影响最严重的地方。曾有一张1954年洪灾时的老照片,门牌上写着“安庆市西区月字街居民委员会”“新桥居民委员会”等字,门前的水已很深,搭起了跳板。另一张照片,则能看到1954年洪水使大王街南边靠河的地洼处一片汪洋。

大王庙街上的民居大多建于百余年前,如今虽显几分破败,但品之韵味悠长。印象最深的是谢家老屋,两进,二层小楼,正门背面门额上写着“天锡纯嘏”四个字,语出《诗经·鲁颂·閟宫》“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古汉语中“锡”通“赐”,“嘏”意为福,门额四字有感恩上天赐福之意。大王庙街东边相连的广济桥街有一处民居院内还保留着一座民国时期的二层西洋建筑,这户人家姓汪,当年经营的药店叫“汪精一国药号”,在安庆城西颇有名气,这座小洋楼记录了汪家曾经的辉煌。



城西大王庙老街 程俊峰供图

■ 流年碎影

捡麦穗

黄廷付

是我发现的地方,你不能自己去找新的地方吗?”嘎子愣了一下,真的去寻找新的地方了,然而过了一会,他又跑回来了,“光儿哥,那边没有树,还热得很,而且他们拉麦子从那边过的时候都不掉下来。”我看着他有些委屈的样子,心软了,“那好吧,咱们分一下,你只能捡路西边的麦穗,我捡路东边的麦穗。”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根据这两天捡麦穗的经验,路西边掉下来的少得多,每次我捡两把麦穗,他就只能捡一小把,但他也不沮丧,依然乐呵呵的。只是看到他爸爸拉麦子经过的时候,他就拽了起来,神气地大声冲我嚷嚷道:“这是我家板车上掉下来的麦穗,你不能捡,路东边也得归我。”

“行啊,嘎子,我不捡你家的麦穗,但是我大伯、三叔、二大爷、三爷爷、五奶奶家的麦穗,你也

都不许捡。”我回怼他。

嘎子听我这么一说,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嘴巴张得很大,“光儿哥,咱还像以前那样,你捡路东的,我捡路西的吧!”

我和嘎子就这样愉快地合作捡麦穗,我俩不但劲头十足,有时候还说说笑笑,一直到麦子收完。有一天,嘎子突然跑来我家,他当时情绪有些激动,眼眶红红的,“光儿,你骗我,我爸说了,你大伯也是我大伯,你三叔也是我三叔,还有你的二大爷和五奶奶都是咱俩的,你欺负我年龄小,哼!我以后不和你玩了!”

我爸妈听我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也跟着笑起来,并上前拍了拍嘎子的肩膀,一本正经地说道:“嘎子,等明年我让你捡路东边的麦穗,行不?”嘎子噗嗤一笑。

我家住在马路边上,那条马路是村里人拉麦子的必经之路。每天早上我淘好一筐草,倒进牛槽后,就开始站在路边守株待兔。只要有拉麦子的板车从马路上经过,我就会跟在板车后面跑,马路两边的树枝上、荆棘上都会勾下麦穗,我把拾来的麦穗的头朝上,一根根地整齐排在手心里,一会工夫,我的小手就握不下了,我用一根麦秸把它们扎成把,夹在胳膊窝里,继续拾麦穗。等路过家门口的时候,赶紧跑到院子里,把麦穗放到鸭笼上面,再跑出去,等候下一辆拉麦子的板车。

但没过两天,这个专属我的路段就被嘎子发现了。嘎子是我的小伙伴,那天我拿着几个小麦穗捆正往院子里跑的时候,被刚起床的他看到了,他开始只跟在我身后跑,后来他竟然跑到我前头去捡麦穗,我有些不高兴,“嘎子,这